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三

墓文

文苑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君墓誌銘

崔銑

弘治中空同子興陋痿文之習慨然奮復古之志自唐而後無師焉已汝南柯景明友而應之空同子之雄厚仲默之逸健學者尊為宗匠又咸激厲風節敢上直諫安于冗散鄙忽驟貴空同子方雅簡默稍飭廉稜仲默

恬淡溫孫不露方美公空同子諱夢陽字獻吉慶陽人
 從大梁甫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至郎
 中才敏氣雄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為文會酬倡講評遂
 成風致常監三關招商用法嚴格勢人之求被構下獄
 尋得釋每抗疏言出令不平官府殊法一法官戚即尼
 不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末言皇親
 橫則外戚驕恣之漸為掩義之害張侯辯懇摘奏中張
 氏字為訕母后遂令回詔乃列張侯不法狀悉寔可按
 遂下獄衆為卓卓已僅奪俸三月上詔尚書劉大夏曰

朕欲寘夢陽輕典左右謂當廷杖渠忿則泄如朕殺諫
 臣何正德改元八閹道上燕遊閣臺部諫協請誅之不
 克閹遂竄斥諸臣已知部之奏實空同子贊成奪官降
 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
 械赴京之人意其必死是時瑾敬禮修擬康子康子謂
 瑾曰李生能法皇祖為文殺之大失天下言學者望瑾
 嬖人姜達亦申理瑾乃賢空同子既釋係又欲用之選
 部空同子託以痼疾康子為力請得免年未瑾誅起為
 江西副使提學勅許舉聞重事空同子振學泣士外大

有建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非其職各
 起訟當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閒住要辭曰臨官不
 尚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空同耶寧庶人
 方畜異圖威劫諸內省臬受制知空同子不可撼陽下
 之及庶人叛滅有言空同子亦疑於黨附者當路又將
 陷以法司寇見素公不可止空同子以成化壬辰十二
 月七日生嘉靖己丑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五十八
 配左氏子一杖杖舉進士由主事佐官州同知側室宋子
 三楚梁桂桂女一玉一女枝四子一夔二典三謨四維

女一莖大陽山左宜人附空同子家世自有譜所著詩
 文集若干卷空同子八篇銘曰仰天閔之仰人嫉之專方
 者礙固正則危隱約委蛇于河之湄大昌厥嗣永式來
 思

殷近夫墓誌銘 崔銑

殷氏鳳陽大族也元末有諱仲名者避亂東平因家於
 壽張仲名生尚文尚文勝勝生鐸鐸生玘玘剛齋以貢士
 為昌黎令剛嚴多知民畏愛之剛齋娶張氏繼室任氏
 皆不孕子乃內李氏孕七月生近夫既長脩眉碧目口

可容拳體羸而骨健讀書數行下既成誦終身不忘年二十有六舉弘治乙丑進士明年以疾歸卜居石川作畜艾堂聚書數千卷旦夕誦思欲以作者自命著書十餘篇正德辛未病愈還京師授靖江知縣近夫明察有斷不勞而治薊盜過淮渡江掠常州將如靖江近夫有備盜謀知之乃如江陰近夫發兵追之江陰得完常守檄近夫修郡城又自修學宮費省而工堅民朱鑑死于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鑑者某也鑑素讐某人衆謂不誣近夫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

左右與鑑狎者誰對曰胥姚明近夫乃集羣胥于堂曰吾欲罵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書詰之曰爾素狎鑑殺之何故明大驚曰鑑將販于蘇獨吾餞之利其資故殺之耳近夫歎曰利重忘親交非其道者必凶嗟乎嗟乎乃殺明癸酉調青田青田劇邑也近夫去其害民者六七事他無所更張近夫雅好游眺川壑覽物歌咏靖江青田有大江孤山混元峯每暇輒出嘯詠其間曠然自得乙亥考績如京師青田民號泣而送之吏部以最聞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上疏言事者五曰清弊蘇民曰

安重地曰防奸微曰除邪以全治曰公賞罰既病封其
疏題曰理真事曉意忠詞劇付母言曰茲以歸雲霓弟
遂卒丙子七月七日也享年三十有七近夫諱霄號石
川娶岳氏男子一人曰嘑女子三人初剛齋卒近夫則
禮治喪既卒服始冠將婚與其妻之父母約必如昏禮乃
舉後又考訂古今祭禮行之唯謹故魯人多執禮者近
夫愛誦程氏朱氏書其爲文非秦漢人語不習又以詩
者抒情表志風人所善自漢魏至唐作者皆辯其音節
而擬之作古樂府四百篇集志教錄金僕姑數十卷又

覽莊周書說其達性善喻最後自病太博必六經之旨
然後究心焉近夫方峭克約國子司業穆伯潛篤行若
學無匹也猶畏近夫曰近夫之耻不善不啻負穢近夫
居常不談人過及論文則指摘疵瑕不以一言假人莖
于石川之南會者千人咸哭之夫聲銘曰嗟我友行如
璧文孔燁明有如垂世模

杭州知府呂君表 崔銑

弘治辛酉予游太學廣人梁宗烈與予善宗烈亟稱永
豐呂祖邦曰明爽有氣節能效唐人詩已而予識呂君

又得其經學其研究密會意註外經義簡明發越無他
長語時孝皇有道之朝卿大夫怙恩耽寵毫不知退清
議鄙之呂君作落葉詩寓風刺曰千山落處偏於曉一
片飛來即是秋又曰天南天北堪容汝莫送多情出御
溝都士傳誦壬戌春試正卷公掄之作魁吳文定升其
次卷魯文恪鐸也君名第九入對策賜第二甲進士八
月授南虞衡主事分司真州厘弊削冗因以捄荒貧民
皆受分司雇役錢負傭視其力以品其食不得藉記而
勾稽之作義塚以瘞殍已自蒞祭泣感左右益以其暇

攻詩似唐王維自題曰近來官舍清如水更喜官清水
不如真州士曰無愧詞後遷員外郎又遷南文選郎中
予亦來為封部主事與呂君為寮講肄故聞抄集徃史
南選閑曹也而呂君考覈詳嚴申救典制劄缺柯在司
寇時恃其與援凌壓諸曹常為歷撥呂君遺文責難之
人皆喜君之直而快缺柯之挫也君配妻氏一齋先生
子邑博之女號水溪一齋莊敬切實精貫性言化字家
人迪蹈彝典而妻安人解經書全真懿呂君得內友之
助士有售欺於名公者致譽籍甚予贈之言呂君卧床

上誦之安人曰是文有大意存焉人炫名無不敗露者
猶文璧然日就湮剝吾聞之吾大父云次日呂君語予
服其識正德庚午呂君晉杭州知府抗自前來為麗
地習尚奢逸邀樂過客厨傳上官供億曷有極限呂君
一切裁削志在教化御史張承仁恃才願使各司獨于
君加禮御史他日告予曰呂君不但氣不降而乃無隙
偵之甫八月以憂歸丁丑起赴銓將以君子家國有仇
家之訟君固請終訟歸家其仇健險而所告事又糾紛
織練踰年乃白君築室山水之間不求仕己卯年四十

八而卒呂君大父晟景泰辛未進士終夔州知府有愛
浹民因名呂君曰夔父祥舉人封主事母俞氏繼母姜
氏婁安人治家政如君存時二子振武振芳孫一大衍
安人有教各業儒嗟乎古之司刑者兩造俱至三訊即
施或懲惡或白寃不踰時而定示民以中吉也後世首
鼠之徒持兩解之說淹留歲月壯士負屈而死富人終
訟而貧而造誣之凶得志矣如呂君者邦之良民之主
所須如水火而訟久未白予時承乏太史未嘗不憤憤
疾言於當路者而亦未如之何嗟乎可恨哉

吳泉亭墓銘

許相卿

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乙卯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左叅議泉亭先生吳君卒訃予予扶而哭諸門君之子卿舉士遵晦即博士諸生遵道書君頌言來曰知我者許子其託之誠我藏意嗟已乎吳君遠死予信忍以疾爲解志曰吳君諱鼎字維新錢塘城北隅人也父宗裕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母陸氏繼母戚氏妻顧氏贈封竝安人咸以君故君少慧嗜學父母念獨子重苦之爰禁弗爲止選錢塘文學弟子員朗秀駿蹕氣益一時矜佩少年

諸司勸學較藝輒皆取君冠其曹君正德中進士釋褐試吏戶臨淮臨淮帝鄉壯縣民多優復習游惰公私玩愒謾偷政廢不舉糾紛倍于小邑宿吏側目少君君穎敏識裁便宜張施更以辨治稱監使司者僉上君治行異等堪風紀遷不報毅皇帝南征侍衛中外諸臣騎乘數十百萬所過縣次續食有柄事中貴人道臨淮非分征索供具無厭橫甚君從民吏往致常饋不_高中貴人大_缺失望憤詒呼梃君銳身先民吏當之民吏爭前衛君擊傷中貴人奏逮君_繫凡詔獄一歲所者廷議白君還

治用舉者徵爲南京刑部主事轉南京兵部主事以承
德公喪罷歸除喪謁告不仕者十有五年用舉者補南
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禮部郎中遷廣西布政司叅議
乞侍養亡何病卒年五十三君方病甚二僮奴擁之坐
氣漸微而神不亂忽左右視曰爾孰誰耶吾其死于吾
兒之手二子舉扶代之若將寐者而絕君起寒約性鯁
諒力學自立危行不疑耻媵姁苟同孤立行一意而已
俗咸病其不諧以咳憎口然君約奉繼母當其心裝嫁
四女弟甚周與人謀必爲之盡當官事閑利病直往敢

任不顧計前後故所至舉職大節斷斷士亦以此多之
一時顯望魁人徃徃折輩行與之交然仕不充志壽不
盡年懷挾其所未究溘然長終已知君者莫不傷懷垂
涕云君生好文特甚其爲臨淮罷劇猶手一編伊吾空
堂中治當南北遠途過客時有中原文獻家博文遠古
諸名士大夫君輒委已交驩與相下上其論既謝病屏
居愈益專力萃精償其積志六籍而下九流諸子策士春
秋先秦盛漢之譔古金石竹簡之傳旁逮外家雜說譎
誕怪迂之語凡奇古文字固不雋飲醇酣江左北朝以

遠唐宋近代諸名家亦皆挾藩入興神詣作者故其文
深涵大放瞻蔚閱肆能盡達其意所欲言淵乎蒼然有
西京氣骨君^率歲一訪予紫雲山中坐語移日扼腕論
文灑灑弗能休曰雅哉辯然藝事末耳吾棄弗事此也
又矣君素病^多奈何敝精以徇末孰與歛英沃根^疏神以
責而生乎君憮然離席曰愛我哉陳義甚高僕得從子
於忘言矣然君文聲籍甚紹介屬筆者彌眾不容自
解為每一篇出學生爭傳誦之郡諸老先生辯博能
言者皆自以為弗及也時有紀述莫適自任必推泉亭云

二子好學世其家女一孫男從周從時女一墓在積慶
山南麓葬之日是歲十二月戊申銘曰有崇斯封有坎
斯宮有斐君子歸藏于中有氣隆隆湖天亘虹後有王
朔氏揭袂障日而望之曰咄咄佳哉其下殆古之人以
文雄者乎

楊僉事墓銘

許應元

楊君諱祐字汝承一字晉卿世為蘭谿楊塘著姓曾祖
永政徙嚴之建德祖莆田丞大昇再徙錢塘于是為錢
塘人父象明易學為錢塘學生已而棄去教授閭里間

然鄉人目之必曰善人也夫人郎氏是生君^姓君六歲能為詩歌十歲受父學易十七補縣學生十九當嘉靖元年領浙江鄉試貢入京師道鄒魯之墟過稷下周游渤海之間登郭隗之臺慷慨悲懷有統攝千古之意已而罷歸治一室河壩散列羣籍流覽其中而專覃思于經術于是君之學益深博矣八年登進士第覆試月初生賦改翰林庶吉士明年除知興國州考荐輒最入為刑部員外郎遇謫出知濮州稍遷濟南府同知十八年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後以謫待次家居歲餘調補湖廣僉

事二十二年七月十日暴疾卒于官年止四十先是江西撫巡今司徒王公荐君文行卓偉宜令董學官當有以風厲人士其後湖廣部使者又荐君器用堪兵備皆報聞及卒士大夫交相弔曰嗟乎楊子在何不可為者今已矣初弘治間海內淳耀搢紳先生翕然興于學厭時俗頽蕭踈厲振迅務樞先秦西京之畫而詘唐宋當是時北地李獻吉尚型范而信陽何仲默貴窮恥號稱復古天下鄉風矣大江以南文章與區也於杭則故翰林修撰江君景孚叅議吳君維新及君生後崛起雄視

中土君初與計吏上京師也吳君常論叙送之以為賈
生明國體而匡術推經術紹茲哲軌其在楊生君亦獨
喜自負為文章奔放轢若馳車九折之坂而河決金堤
莫之禦也其議論雄辯勇決颺起泉涌卒然聞之駭汗
愕視其公才用更自天性他人縮卹已獨奮前劔發穎
脫勞不見曹伍然終以此見媢疾羣擠偶踣蹶益騰距
豈非琦瑋卓絕不羣之士哉君常自詭仕官居職無以
愈人使得當一校之任率先士大夫能使人趨死不顧
乘邊守塞雖不敢邀一旦功然口不是畏也時時以謂

余嗚呼今則死矣借令無死其所自樹將不與古所謂
豪傑者並驅乎雖使適尤被謗退處巖穴固當托志如
雅成一家之言附于作者之後而今之所著白特其至
微淺者耳君在兩州皆有惠愛民思而碑之其在荆楚
尤得士民心君卒即為祠以祀所著有端居興國西曹
鄆城濟南西江荆南諸集余欲為會粹成書未果也君
所至學士輒從以講業晚益稱丹泉先生云宜人許氏
余從姊也先伯祖刑部府君之孫伯父沂州府君仲女
端靜婉順能通知古賢婦人事雅有慕尚年十八歸于

君事大人相夫子皆有儀法九歸楊氏二十年如一日
內外稱懿無間一辭年三十九先君一日卒生二男子
曰春先春元三女子一適餘姚學生徐銑一許聘吏部
主事張君子某一許聘刑部主事王君子某君先娶亦
許氏無出始君夫婦相繼卒諸子皆納女纍纍持二喪
歸父母老未克葬今二十四年正月母氏又卒天之禍
楊氏其可謂至于此極也君之父即以是年月日合葬
君夫婦于某山之陽謂余與君至深命以銘曰生之無
故其曷昇之甥謂有以生孰尊尊以碩顛穹蒼蒼曷以

質疑瑰辭琅琅先何離崇宮擊鮮暝何知醺然白首穉
齒年曷不監是超若遺下何雙宮上并崔重泉幽局啓
何時何不臻虬躡虹霓浮游紫廷返故棲君曷不聞我
心悲

高廉使墓銘 霍韶

嘉靖丁酉夏湖廣按察司按察使高叔嗣子業卒叔嗣
先清川人洪武初高有祖曰義徙居祥符遂為祥符人
義生清清生勤謹生珣珣生三男曰伯嗣曰仲嗣曰叔
嗣叔嗣生而慧日誦數千言未弱冠著申情賦殆萬言

大梁之墟文士萃駭曰高氏才子也武皇帝之十四年
己卯舉于鄉嘉靖紀元之二年癸未舉進士任工部營
繕主事調吏部稽勲主事轉考功主事陞稽勲員外郎
卽中時崇祀禮成議禮之臣皆進秩有述子業語曰高
稽勲云宜攢議禮者之尸剝諸丸凡又曰高稽勲與人奕
伸其臂毛遂逆生如施宜生云渭厓子乃為之解曰高云
剝議禮者之尸乃以禮未明也禮明高必不云云又曰
高之臂施宜生之毛舜項之矐之類也烏足異然而足
年高竟以疾歸又三年起復又明年出泰山而藩政兩

告致仕渭厓子與汪太宰言高之才可惜也留焉丁酉
之夏子業書來云賴公教遷秩湖臬弗任是惕尚終教
我渭厓子復曰第慎之乃踰旬日子業訃至矣渭厓子
曰高子業與世人交人謂之傲亦宜常餞送中丞巡撫
于江之滸藩臬同僚曰盍遠諸諸子業問候吏曰往年詣
此旋也子業旋舟返不偕遠詣初入襄陽有撫民副憲
者聞子業至出迓徐徐吏曰盍姑遲待之子業曰子察
長也解纜去已而撫民副憲來子業接之于子如也山
西有同僚論事與子業忤疑子業中傷一日集議僚厲

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咲不答其人復厲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復咲不答僚有旁解者曰予聞高君時時稱君之長也僚乃釋然夫送遠中丞同僚曰厚也子業曰吾止諸禮也僚長不候副憲謂副憲地道主也出遲不候禮之節也同僚忌且怨不辯不報量也不知子業謂子業傲寔非也涓厓子又曰凡人文學優者政理自拙自急曰不屑云子業官山西有代州生員江樺與隣之人爭宅址將鬪傷兩族人攷等匿二屍圖誣隣人隣人知不關全界以宅樺埋屍室中數年樺兄千戶楫狂殺其妻樺

囑妻家訟楫併誣楫殺攷事楫拷死無後樺與弟槃爭襲楫職訟上巡撫院付子業鞫焉子業問樺曰攷等屍何在樺對曰楫殺攷埋屍其室不知在所曰楫何事殺攷樺愕然對曰為樺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居曰為爾爭宅址殺人埋屍凡室乎有斯理乎問吏曰搜屍樺室未也對曰未也乃命搜屍樺室掘地得二屍于樺立所兩跡宛然樺伏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也石州豪吳世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姦盜拷瘐死二十命世江更數冬不死子業覆獄牘問曰盜賊祇布裙一縠數

斛世江有田若廬富行劫何也世傑曰賊餌色姦問婦
柳曰盜姦若曰姦也何時對曰夜曰夜姦何故識賊對
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伏誣殺人罪初縣千長趙遠捕
盜起家萬金常縛村民野寺誣為盜得貨遠僕更汗民
妻慮僧發覺致民縣獄妻列狀上官遠曰民不死禍且
及乃設譎給縣官縣官懼聽遠入獄磔民死擲屍獄外
上官止治遠僕屬罪薄遠罰子業曰安有屬殺人而長
若主不與者乎卒正遠罪謂厓子曰世言儒如不能獄謂
付也子業通儒如能獄不足多也惟是豪民殺人取賄如

趙遠誣縛齊民家累萬金吳世傑構一誣詞殺二十命
有司不察反右焉如是求怨竟不結疾疫不興災變不
流行豈可得哉故為論次子業祭獄三事例焉碑有司
知職業之重云爾又曰予讀高子業序薛蕙老子集解
而知異端之禍未息也惜也子業亦惑于老又曰惜也
子業不壽子業而壽必歸中道任重詩極弗可量也已
子業祖某封某官母甄氏娶袁氏皆封淑人子男二不
危不過女三人長適某次聘某次未聘子業生弘治辛
酉十二月十四日卒嘉靖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年月日

塋某地某原兄仲嗣求銘其墓渭厓子為之銘曰嗟嗟
子業生世三十七才何太過壽何不及疇不惻惻嗟嗟
子業生世三十七亦任家司亦任藩臬亦最加績嗟嗟
子業生世三十七亦友述哲亦友多適傑子業德式嗟
嗟子業河洛萃靈子業述矣盡是友生盡是友生况爾
父兄

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狀

張治道

嘉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前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
卒二十四日其弟南川君稍錄其行寔以書抵余請為

先生狀以余知先生者曰嗟乎余忍狀我先生耶為狀
他人在稱其德為狀先生在白其誣誣苟非白德將何
稱作志君子採而擇焉先生諱海字德涵別號對山又
號許西山人其先河南固始人其世系顯晦見康長公
行事序述康長先生二子長阜負才夭折其次即先生
先生道亞生知才其具經濟讀書不專記誦但通其大義
餘能類融下筆數千言不竭時提學楊邃庵先生奇其
才即以天下士許之其為文脫去近習上追漢魏以詩
經中弘治戊午鄉試壬戌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是

時李宗皇帝拔奇掄才右文興治厭一時為文之陋思得真才雅士見先生策謂輔臣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是可以變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傳誦則效文體為之一變朝野景慕若麟鳳龜龍間世而一睹焉修撰一年歸閔中三年北上復為脩撰其在翰林能面道人過失論古今文藝不少假借一時在翰林者罔不歛手服之又常曰南北人才之用舍天下治亂之所關也時武宗皇帝初即位宦官用事八黨行權而興平宦劉瑾用事尤專百寮被其竄逐而吾鄉折罰尤甚聞

先生名常欲其至而先生獨不之往瑾以是會之銜有時見直言諷勸在他人不能堪先生獨言之無忌蓋瑾素重其名自能壓其心耳是時瑾怒吾鄉戶部郎中李夢陽蓋以夢陽為主書尚書洪洞韓文卒諸大臣劾瑾等專恣擅權而彈文出夢陽手朝廷怒罷諸大臣夢陽官後瑾居司禮忌前彈文構夢陽以他事奏下錦衣獄欲致之死人情洶洶莫敢拯救夢陽自獄中傳帖甚急曰對山救我此帖尚存編修何柏齋謂衆人曰康對山若往瑾救之獻吉可活也人以是語先生先生曰我何惜一往而

不救李耶先生先雖承往而人尤難之明日先生同御史某
往左順門值柏齋自內閣出曰此為獻吉來耶先生曰
是柏齋附先生耳曰此可獨往不可與他人同也先生
遂不之往且謂柏齋曰瑾橫惡肆權人也性好名可詭
言而奪不可正言而論也柏齋曰此惟先生能之他人
不能也又明日先生往瑾所瑾聞先生至倒屣迎之留
飲坐話久之瑾謂先生曰自謂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
真為閔中增光先生總言曰海何足言今閔中有三才
古今所稀少也瑾驚曰何三才古今稀少也先生曰李

郎中之文章張尚書之政事老先生之功業瑾曰李郎
中為誰乃與我並焉耶先生曰是今獄中李郎中也瑾曰
非李郎中夢陽耶先生曰是瑾曰若應死無赦先生曰
應則應矣殺之閔中少一才矣晚飲罷出明日瑾奏上
赦李夢陽其顛倒小人愚弄奸臣即孟子告齊王謂好
貨好色之意而昧者不知論為諛瑾可笑哉一日瑾令
親密者謂先生曰主上欲以汝為吏部侍郎先生曰我
服官纔五越歲矣翰林未有五越歲而陞部堂者請為
我辭之事遂寢而瑾嫌其不符附內益街嘗之曰起文選郎

中張綵尚質之京先生謂尚質曰我輩欲去而不可得
汝又何來耶尚質曰我見拿高世德恐慘禍及我高世
德者吾鄉御史高胤先也為御史有名瑾字倉之拿焉無
何尚質陞為吏部侍郎先生曰不來恐禍既來受官矣
曷引病辭耶及瑾坐反尚質下獄中謂同獄者曰悔不
聽康德涵之言尚質為郎中時有進用之勢一日與先
生同諸公會飲尚質盛稱許象宰之才德先生曰只要
常如此稱其意謂尚質不久為尚書排擠之意勢所必
有無何瑾果逐許矣孝宗時謝閣老遷見知主上其子

丕為翰林編修文亦有名焦閣字芳其子黃中亦為翰林
檢討爭勝于謝各樹黨與互為標榜焦欲引先生為附
一日置酒厚請先生先生往見客座皆邪媚者曰此為
排謝招我耶遂正言責之座客皆愧服衛先生者益衆
矣是時李西涯為中台以文辭自任而一時為文者皆
出其門每一詩文出罔不模效竊倣以為前無古人先
生獨不之倣乃與鄆杜王敬夫北郡李獻吉信楊何仲
默吳下徐昌穀為文社討論文藝誦說先王西涯聞之
益大恚之戊辰先生同考會試場中擬高陵呂仲木為

第一而王者置之第六榜後先生忿言于朝曰呂仲木天下士也場中文卷無可與並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若能屈呂矣能屈其廷試乎時內閣王濟之為主考甚怒先生焉及廷試呂果第一人又甚服之無何丁母憂歸閩中往時京官植親歿時持厚幣求內閣誌銘以為榮而先生獨不求內閣又自為狀而以鄆杜王敬夫為誌銘北郡李獻吉為墓表臯蘭段德光為傳一時文出見者無不驚歎以為漢文復作可以洗近文之陋矣西涯見之益大銜之

因呼為子字殷蓋以數公為文稱子故也若爾非大銜也耶歸閩中居喪以禮哀毀怨慕無何瑾敗而異者仇者喝言官以鄉里指為瑾黨論先生罷其官嗚呼先生以修撰罷歸官不加陞阿瑾何謂大抵先生以才名致謗口語招諛又何論焉又謂先生還家時被刦有司為追捕其所亡蓋追捕所亡有司素重其名且為翰林而追捕之也先生何與焉聞者無不驚歎曰假手折才嫉賢附黨有天乎而先生聞之畧無愠色且曰自審無疚禍將從人瑾天下大惡也余常憂其禍國今果敗論死

矣深為國家慶也余官何惜余官何惜罷官後一切國
家事固論葛巾古服放情山水為文讀書造日益精學
日益充又常曰為官化民為官民化俗欲化民俗先敦俗
黨族中長者敬幼者育窮者周顛者扶無親疎遠近皆
得其歡心而數弟顯達成名皆先生教導訓誨之力其
於鄉黨處之以仁義接之以禮敬人有爭者不之官而
之先生求其決判而先生別其是非論其曲直雖數年
之爭固爭以至給人困乏婚喪不得舉者資助之俾無
不舉余在告後值父喪困不能葬先生聞之適有先生

相識以百金餽者先生完封遺余余固辭弗受先生曰
余大事畢矣得此不過日用費耳何若助吾弟喪余固
再辭之先生曰賻喪教遺授受有名非假借討償耳曷
辭焉余不得已受之遂克葬事其敦友之義周人之急
事悉類此又日與故舊童冠倘佯詠歌雖身居小縣而
名動四方求文者日踵其門碑板傳刻天下為徧家居
三十餘年探聖賢之學別王霸之道以至物理性命篆
隸巫卜無不克講洞曉常與予論曰道以無是為真學
以適用為是文以達質為良三代堯舜固有不同至有

宋以來執一以為道訓誥以為學庸凡以為文論其學則有適其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為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觀乎此言非振古豪傑天挺獨出者哉家居不離聲妓管絃絲竹一飯必用人或議之不知大節所關凜不可犯先生少時直行象園中值園墻傾有隣女子奔先生先生正色斥之隣女走不敢近此與柳下惠何異言為學道披玄門識該宗旨議論如孟軻為文類馬遷詩以興致為先格高詞俊凌駕古人樂府數百篇可羽翼騷雅使遭時用事管晏不足為伊傅不足追也夫

何厄塞不遇終老以歿是天未欲振耀斯文俾先生厄塞不遇終老以歿也距生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先娶尚氏有丈夫行持家訓衆極有規度雖先生亦敬畏之生男子栗為縣學生卒女子三一適華州舉人張之桀貞烈剛明如母尚氏之桀亡生子光孝為廩膳生次適生員李世貞次適監生馬襲吉繼張氏側室楊氏李氏俱無出韓氏生子椿趙氏生子挺張氏歿立李氏為適主家事而楊氏副焉將以某年月日塋嗚呼先生之言行可誦說者尚多余不能悉

悉其所知者耳聞鄆杜王漢^漢陂為先生墓碑三原馬谿田為先生志高陵呂涇野為先生墓表咸寧許少華為先生傳而先以狀誄委余前四君子皆先生厚而王馬呂又先生同業同朝其知先生事又真且多也其為碑為志為表記載傳述必有出余狀次之外俾先生行為之良不至遺失無傳可也余與先生交二十餘年矣授旨開方被教良多余時或有所論議亦必採擇聽受人有一善雖一介鄉鄙之士亦稱賞取法人有不善雖公卿權貴之人亦面斥之不貸不逐好以虛情不黨同而

代異此雖堯舜三代之時恐不能用况末世衰俗直道難行而欲取大位建大功以求如古人之所為不亦難哉不亦難哉常聞先生對孝宗皇帝曰使古今豪傑之士而不遇雖子思孟軻之流則亦徒耳今觀先生之出與處則前所云子思孟軻者其亦自謂也與其亦自謂也與

太學生丘君行狀

蔣冕

君姓丘氏諱敦字一成號學齋大宗伯深菴先生之冢子也先世閩人在宋官于瓊始占籍瓊山曾祖諱普臨

高醫學訓科鄉稱思貽先生祖諱傳不仕俱以先生貴
贈禮部尚書曾祖妣柯氏祖妣李氏居孀不二朝廷旌
為節婦俱贈夫人母吳氏累封夫人先生生子多不育
年四十始生君子京師君生有異質自幼莊重寡言笑
不好弄於凡兒童嬉戲之具一不接于手與儕輩羣居
端坐竟日或公肆戲侮亦視之如無對人未嘗自有所
言問之亦多不答就學家塾中師授以書雖少僅百十
言讀數十遍亦不能成誦蓋其心已了了特口不習其
辭耳衆見其然遂疑為不慧雖先生亦不之察也先生

恒言人家仕宦不常而生業不可廢方居太夫人憂還
瓊山將起復北來時從子二人尚幼先生庶生二稚甫
能言皆聰悟絕倫將他日諉以書香之托君在諸子侄
中為最長遂以世業畀君留侍吳夫人居佐伯父訓
科公奉宗祀先生遂行方見先生行時訓科公故無恙君
所以事伯父一如事先生者而訓科公以君簡默猶疑
其果不慧他日見君綜理家政一一悉中度始知其不
凡由是事無鉅細必質問而後行有所經畫多出人意
表訓科公又大驚恨知君之晚臨終呼至前盡付以後

事訓科公既卒一切喪葬事悉據先生所訂家禮儀節以行客有來弔祭者見君舉措中節無過舉無廢事成嘖嘖稱歎蓋至是始知其有隱德云既免訓科公喪家無經紀之僕君獨主家事鄉人多無賴藐其幼弱公肆侵犯君處之自如方汲汲自奮于學素若多疾先生又北上鄉郡間一時學者多惟舉子業是務曰子一經外漫不加省君左顧右盼無所適從未常不茫然自失也于是因卧書樓中日取先生所留書閱之若不識字惟以意會久之因其所已通以達其所未通恒謂人曰人

之于字皆先識音而後知義予則因義以求音於是先羣經次諸史又次子集下至稗官小說晝夜不釋手或三五日足至樓下慨然以老泉自期意蓋欲盡讀而與之談皆經史奧義問之知其為東萊呂成公也覺而深有所感發由是一意聖賢之書有寤寐不忘之意焉自謂筆路尚生于文章家修辭之法患不得其蹊逕又摘出諸史書泛觀廣覽至興衰成敗之際輒反覆究玩於凡一代顛末一君始終皆撮其行事而以聖賢理道斷之如史家之贊辭云者橫豎穿貫上下數千載間由是

博極羣書而藻思日以逸發矣君自視欷然方幸人不見知鄉邑賓友胥會當衆論嗷嗷之際獨塊坐如土木偶人禁不出一語退而自嘆曰大丈夫生天地間當與天下豪傑角何至從鄉里小兒輩競銖兩毫末于頰舌之間哉是時人雖不知君而君獨明于自知故其自許如此壻文昌韓氏魏國忠獻公之裔郡鉅族也壻其門將期矣婦翁猶不之知意君必失學見君至每令幼童以對句及舉業破題試之輒不應一日賓客會其家命題賦詩獨不及君婦翁數視君而色甚愧已而以椰子為

題或戲君曰盍賦此君援筆成唐律似畧不經意婦翁喜甚連命數十題詩皆立就每詩成輒飲飲多至三十餘觴不亂由是隱然名動郡邑間部使者某公問先生三子優劣于壻之舉子率爾應曰二稚慧甚長者殊憤憤爾部使者亦謂信然會與君言異之時將舉兵征黎因問征黎利病君區畫精當而議論英發部使者愕然語座中人曰某言丘公之子憤憤公之子豈憤憤哉彼言者乃真憤憤爾素不事請謁家居近郭無故足不履城市非有事未嘗涉迹公庭藩臬有按部至壻者不肯

輒先趨謁或為先生來視即日投刺報謝時事不一挂
口問之亦不對或有所詢叩至數四察其心果誠乃更
為之委曲詳盡焉聽者心服親舊有事于州司覲得君
片言為助不可當路以先生故重君不事干請或誘之
言終亦無所言方伯某公按瓊謂君曰有事不妨來言
諾之而不復閱月召君問故對曰敦素不習此故人無
來托者他日某公詢諸郡縣果吏嘆曰丘先生可謂有
子矣有某某者舟瓊見先生素不預公府事遂欲啗君
以利因陰結于先生問遣其子語君曰鄉人苟有訟事

能餽君五百金者盍為之解紛乎應之曰此言何為至
于我尊公但循廉則闔郡皆受五百金之賜奚必敦哉
其人歸語其父甚慙語人曰丘氏父子相似蓋尤君之
太峻也始君之居鄉州司見君不肯趨謁惡其簡禮姻
舊見君不為解紛怒其不情君耿耿自信持之終不變厥後
州司樂其不侵擾嬾舊安其不偏矯因更翕然賢之海
外俗尚侈巨室子弟出遊多乘馬張蓋君獨徒步徐行
不輟當街衢中道遇諸塗者望而知其為君也初先生
北來獨携二稚待行未幾相繼殤亡始以書召君來侍

久之君不至先生恒以書香為憂每道及二稚幼慧事
輒悲慟不自勝雖時時數聞君進德徒以久不之見尚
未測知其淺深君時作一書達先生書幾萬言大概論
家事而偶及高雷治河事其言曰此河一成即有無窮
之利然使區處乖方則恐無其利而先受其害元人治
河因之召亂往事蓋可鑒已先是高雷有故河遺迹先
生欲開通之以便舟楫而任事者或因之擾民故君書
及之故大司空謝先生見君此書驚謂先生曰此子當
世公家學何可使之獨學無友乎先生由是屢書趨君

來成化甲辰夏始至白瓊山初君歸瓊山甫十齡又五
年先生別之之北來前後十二春秋而父子始相見至是
君之齒亦二十有四矣既朝夕侍先生左右日聞所未
聞于是所見益恢弘矣君亡何朝廷以先生官三品錄
君為太學生時先生方主教事門下諸生數千人君避
遠形迹不妄交一人遇有所往獨自策蹇挾一僮以行
羣然埃壙中雖諸生不識其為先生子也是時當塗用
事者多緣子敗君因作詩以志戒有近世大臣多子敗
而繼之以肥馬輕裘真極枯明憲斐几即山林之語聞

者賢之始。居于羣經，尤好春秋。傳時給事中，安成劉君孟進士新安。唐君弼在太學，諸生中皆以業春秋知名。先生問遣君從二君習舉子業。資進取非其好也。會京闈秋試，匄勉一入場。屋既不第，歸笑自謂曰：區區舉子業，曷足以溷吾乎？盍屏諸。於是經史百家之言，歷代帝王治天下之法度，與凡禮樂兵農天文地理律呂星曆，以至醫卜筮數之說，益無不研究焉。而于典故沿革世冢爵里考覈于近代，以至我國初者為尤詳。慮其遺忘，有所得即書疏之于冊。蓋自是絕無進取之意矣。君自

幼未嘗一日去母夫人側。既遠別，蚤夜思之，不置。欲歸則先生不可，恒鬱悒不自聊。時發憤歎于詩歌。來京師，無幾即得疾。疾甫愈，復作在京師。六寒暑而疾居其多。疾作時輒不喜見人人，有來問候者，雖姻舊或父執長者亦罕得其一面。惟因坐一室中，日捲閱焚香以誦讀。著作為事，雖盛夏鑠金，猶口談手校，不輟。蓋君惟恐學不進，名沒世，無聞而不知其身之既病而將死也。方疾之復作也，飲藥輒不效。京師諸醫大率多泥東垣丹溪之說而不得其妙。用藥往往無近效。君自謂深于醫道。

獨不能診脉耳于諸醫概庸視醫每進藥多疑不肯服
即服之亦不過數劑即止已而更一醫復然疾勢殆不
可為而歸心尤切少間先生漫遣之歸君甚喜旦暮躬
治任且未嘗一日置書不觀形日益尪羸而著作不廢
疾遂增劇而卒時弘治庚戌五月十三日也距其生天
順庚辰六月六日得年僅三十有一君之學以積思自
悟為主有所疑必思方其致力於思也或終日凝然如
癡繼以通夕不寐雖疾病呻吟中而苦心自若也其軀
幹似不能勝衣而勇猛精進毅然不可奪沉潛玩索益

將斃而後已故其學無所不窺下至釋氏書亦能悉其
精微間出以示人有觸其機鋒者肆口辯詰傾河瀉海
不見有窮竭態予每親見其然雖深于其學者亦或難
之其才奔迅奇健為文多不起草當喧溷倉卒間若不
致慮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頃刻數百言詩雄爽善用
事每酒酣耳熱逸興頓發拈筆向人覓題一揮殆數篇
多有不經人道語初道南安華亭張汝弼為守一見奇
之目為小坡蓋擬之于東坡之後身也識者不謂其溢
美然君雅自慎重有所著作不肯輕示人雖先生父子

問亦未嘗盡見之蓋用心于內者其道固然與既卒侍
史出其遺稿于二鉅篋中始得禱文若干卷古今詩若
千首發蒙論一卷凡數十篇所著書號醫史未嘗稿者
四十六冊他所輯錄者尚多皆未及成書君于醫家書
獨酷嗜素問一書宏深浩博而每病讀者之難間閱丹
溪所作讀素問批點凡例而增補訂定之以為新法按
其法以求其書久之若有所得迺探其源委審其脈絡
章分而句釋之僅成十數紙如上古天真論四氣調神
大論諸篇多有發舊註所未發者又先生嘗病瓊俾處

一隅文獻無所於稽恒欲於古今載籍中採其故實之
有涉于瓊而可資見聞者會梓之以成一郡之書不果
君奉庭訓唯謹每繙閱簡冊遇可錄者悉手錄之積久
成數帙編題甲乙以識別將携之南歸欲用數年之力
詳搜精覈以成先生夙志瓊人士謂此書若成即自有
志以來所無也至今咸以不覩其成為憾其所謂醫史
書雖未及成而規模次第大畧可考見其意蓋病世醫
外方書古法而唯以醫者意也之說藉口肆意妄為以
真其中故其言曰公輸不外規矩而巧師曠不外六

律而聰醫之道亦然蓋必先明于法而後可以言意
生于法而亦不外于法舍法而言意則蕩舍意而言法
則拘雖不中亦不遠蕩則無所不至故與其失之蕩也
寧拘素難本草暨諸名醫著述與其所行之事跡非醫
家之規矩六律乎於是上溯農黃下迄金元以來哀錄
而辨析之論病以及國原證以知政治疾必先治心明
術必先明理會衆說以成一家言有史道焉故名其書
曰醫史其書有本紀有表有攷有列傳大畧如史家書
以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

因于八而成六十四卦易道備矣易主卜筮卜與醫皆
民用所資不可一日無者其道一也易有君子之道以
制器者則尚其象故虛一以象太極著本紀二以象兩
儀表四以象四象考八以象八卦列傳則象六十四卦
之數本紀則神農黃帝表則運氣五藥之類考則醫書
職官醫器服食攝養之類列傳則岐伯扁鵲而下以至
國初諸名醫既自序其著述之意而於其篇終復曰予
述此書總四十八篇七與八皆少數也老變而少不變
用老而不用少然則此書其終不變而遂無用乎吾道

窮矣其兆蓋先見矣嗚呼悲矣其運氣表曰醫時錯六
氣于五運所以參天地之機補造化之缺者也蓋運有
五金木水火土是也氣有六燥暑風濕寒火是也天以
六為節故氣以六期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
為一周五氣平則生物遂五氣乖則生物苦蓋陸產生
于氣猶水族生于水也生于水者病于水故水清則魚
勞水敗則魚病水毒則魚死生於氣者病于氣故木氣
勝則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餐泄火氣勝則炎暑流
行肺金受邪民病痰瘧而水火亦由之變徵動植亦因

之榮瘁故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病風雨不節則饑
又曰土傲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
不遂聖人有憂之觀法天地把握陰陽遠取諸物近取
諸身順八風之理處五行之用步運行于機式稽變化
于度数而運氣制焉是故從其類序分其部主別其宗
司調其氣數之偏及其和平之化使之剛氣不怒柔氣
不懾天道既順民氣可調五運適于平而無害于人各
成其功不相奪倫此非所謂參天地之機補造化之缺
者乎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此五

運六氣之數益與大易洪範月令同一致也非天下之
至材其孰能與于此邵子嘗言素問于術之理可謂至
矣其殆謂此類與夫氣運猶曆法也久則不能無差曆
法之差則既隨時脩改以與天合然後寒暑不爽而薄
蝕可知矣自有運氣曆法以來數千百載于茲曆法之
差蓋不知其幾脩改矣而運氣猶故也夫一日之頃而
涼溫異候百里之近而雨暘異若欲持一定之法以應
無窮之變安望其能相入哉故敦阜之紀未必風雨大
至鱗見于陸也委和之紀未必天地淒慘日見矇昧也

姑以來論之元豐四年歲在辛酉推以彼之術其說以
為陰明司天是為上商少陰在泉泉是為下徵其應則
當天氣燥地氣熱運為少羽歲水不及名曰涸流之紀
是歲河決大水與其所名紀曰涸流者異焉或以此難
胡源源雖辨之甚力而卒亦有不可誣者素問黃帝問
于岐伯曰夫子之言歲候不及其太過而上應五星今
夫德化政令災眚變異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動其亦為
之變乎荅曰承天而行之故無妄動無不變也卒然而
動者氣之交變也其不應焉故曰應常不應變是固然

矣陰陽有勝復也常變恒因仍也豈一于變哉何後世
 常之少而變之多也無乃亦 歲一差積之益甚天行
 新運法猶舊天左故其應難稽乎是非聖人之法有不
 足徵也蓋繼承纂述之無其人也至于今日其弊滋甚
 忽于本而致詳于末舍其大而徒察其細牽強附會支離決裂
 幸其一之偶中而遂悉神其說焉不亦大惑乎泥者至
 云某生大子某日某經病者治以某藥按圖膠柱其謬
 甚矣故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
 始用得而褚澄亦曰陰陽多端未易窮也道術破碎未易

知也簡編不全未易依也不若先論病能守經隨一本
 諸人事之為近也素問有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
 其要流散無窮比之謂也而古者名醫所以亦往往置
 此而不之論與雖然體天地法四時別陰陽順人性其
 理蓋亦有不可易者醫而忽此曷足為醫于是論次其
 概以備觀覽焉其書中又有三因說又論李明之不准
 右方以治病言皆有補于世三因說曰病有三因其說
 尚矣然又有因于天因于地因于人者豈但內外因而
 已周官有云四時皆有癘疾春病痛首夏疥秋瘧寒冬嗽

上氣此非因于天者乎仲長統昌言有云北方寒其人
壽南方暑其人夭此非因于地者乎韓詩外傳有云國
無道則癘風疾雨夏寒冬溫故民多疾病而羣生不壽
月令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九此之類豈非因于人
者乎因于天者醫經有五運之方可以治之因于地者
醫經有五方之治可以療之獨因于人者醫經缺焉嘗
求後世之方書惟張子和李明之畧有其說子和之言
曰瘧疾嘗與虐政並行或虐政行于先而瘧氣感于後
或瘧氣行于先而酷政應于後治平之時其民夷靜故

瘧疾常少擾攘之時其民勞苦故瘧疾常多元好問序
李明之所著書謂汴京被圍五六十日間為飲食勞倦
所傷而死者將百萬人當時皆謂由傷寒而致後見明
之辨內外傷及飲食勞倦傷論而後知世醫學術之不
明誤人乃如此二說皆有裨于醫術然醫能治之于已
然其惠小君相能治之于未然其仁大嗚呼明君賢相
勿使人瘞其勿使人疫死於飲食勞倦其勿使小道曲
藝得行其私惠哉其論李明之曰明之嘗言古方新病
勢不相入故其為人治病候其脉既乃斷之曰此某證

也然後執筆處方命藥一切換于臨時而不用其故以
為病情無窮我亦與之無窮欲以一洗世醫按圖膠柱
之固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願方畧何如耳
何至學古兵法夫古今異勢敵情萬變而無窮苟不能
通變而惟古法之拘其不輿戶也難矣去病可謂知兵者
明之之知醫何以異于去病之知兵然業醫者不能皆
明之也脉未必能如明之之精證未必能如明之之審
而亦效明之之為恣睢杜撰不能去人病而反以益病
者安保其能必無也故苟未有李廣之才則不若守程

不識之法之為愈如是者十數萬言辭多不錄其曰發
蒙論蓋取蒙莊氏詩禮發蒙之義而托名於兀該拙卜
古溫是六言者 語也譯以華言謂無是人蓋用漢賦
亡是公之例其大畧以為古者政龐民淳官無文武內
外之分後世政繁文武始岐而二之迨世道日汙于是
又分而為三矣其岐而為二也如車之有兩輪去其一
則脫輻矣其分而為三也如鼎之有三足折其一則覆
餗矣今既不能合其岐而二之文武而願欲去其分而
三之中官豈不難哉中間又有宦官讀書不讀書之辨

大約如漢書韓安國王恢擊匈奴議凡十數段其終篇
 又設為甲乙辯詰之辭畧云甲與乙交莫遂逆異內外辭
 曲直乙曰人之勇者腐之則吳馬之壯者病之則良人
 腐則鬚脫鷄腐則尾長何為相反也甲曰人土屬而體
 陽其陰在勢去其勢則陽亢矣故吳馬金屬而體陰其
 陽在勢去其勢則陰純矣故良人表陽而裏陰陰傷而
 須脫者伐其根也鷄表陰而裏陽陽損而尾長者力之
 專也乙曰宦者無鬚鬢經以為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
 馮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然與甲曰不然

夫鬚之有無天所以別陰陽殊內外也首楞嚴經列十
 官之目紫薇帝垣有宦官之星何莫非潞涿君也豈皆
 去宗筋而傷衝脉之故哉乙曰宦官可去乎甲曰宦官
 禎祥也禎祥何可去也乙曰汙穢人君德濁亂人朝綱
 殘賊人忠良渙散人民心喪失人天下此為禎祥孰為
 妖孽甲曰自古創業垂統之君為之子孫防範維持之慮
 至周至悉矣繼承之者苟非大無道則國勢未易搖也
 雖曆數有歸而人衆勝天無資以作於是熒惑降精下
 為宦豎依阻城社人亦不能勝而天下亂矣然後瞻烏

明文海

卷四十三

三十八

爰止景命維新焉譬之猛獸物莫能櫻反為毛間蟲所
困然後斃于物也是故漢之興也趙高蠱秦魏之造也
常侍蠱漢梁之篡也北司蛆唐是秦之趙高漢之常侍
唐之北司乃漢乃魏乃梁之禎祥也天降禎祥為興國
瑞又可去乎乙曰國家將興固有禎祥然齊宮之刺投
河之辱千百輩盡誅之慘人生亦不幸而為禎祥哉甲
曰夫宦官拔迹糞壤之中致身霄漢之上可以將可以
相可以聖可以賢可以仙可以佛蓋無往而不可禍患
其變也禎祥其常也君子語常而不語變乙曰請得聞

之甲曰內握禁兵外監方鎮成功賞則先敗績罰弗及
非可以將與圖謀惟惺寄之國命濁亂天下弗受其責
非可以相與佞子貢媚擬倫何霍陞座講易係籍聖賢
非可以賢與附之者白曰飛昇恠之者生入地獄非可
以仙可以佛與時又或能廢置人主呵叱天子則遂可
以為上帝矣雖衰哀克鞠頑終底滅亡然又足以快天下
心撼天人憤為興王之資垂後世之戒亦不徒禍矣庸
何傷如此者亦數千言君嘗謂予曰予為此論乃癡人
說夢中事也夢者固癡矣安知聞人說夢者亦不癡其

人哉夫天下之事心有所蔽則以惡為美以非為是以
害為利者多矣古人不云乎箕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自是其是者蔽於所見但見其是而不知其非人一
切有言舉不能入自非為之說者逆探其所料指摘其
所信推極其所期竭兩端而盡之凡彼所以為之地者
一一皆豫為之言若彼之自為言者又曷足以感悟其
心也邪予為此論意蓋出此雖然天下事可言者多矣
何獨論此哉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事莫急焉故也君
又嘗著論辯公山不狃之非畔其言曰公山不狃以費

畔召子欲往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
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雖然弗擾之畔畔季氏耳非畔
魯也封畧之內誰非君臣大夫跋扈家臣起而逐之以
張公室季氏烏得以畔名之哉迨仲尼行乎季孫將墮
費不狃率費人以襲魯蓋未喻乎聖人之志妄動以取
戾也其出奔在吳將伐魯問于叔孫輒曰魯有名而無
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遠
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焉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
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

子率子必辭手將使我叔孫伯州之平問于不臣身申

雖無

宗國不亦難乎若使脫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
 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
 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吳伐魯之率故道險魯是以
 不危夫不扭以畔亡之餘而處心尚能如此賢于人遠
 矣孔子之欲往也詎無意夫况其據邑以畔不召畔人
 逆黨而顧夫子之召今夫人有一非理之事鄉里有自
 好者不欲使之知焉况以畔名乃敢召吾夫子邪必其
 志有所在言有可執焉耳聖視天下固無不可為之事
 無不可改過之人至堅至白無所磷緇亦何至助畔逆

之事黨大惡之人邪于是乎必有以諒之矣而曰夫召
 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噫畔逆之
 人能革面效順亦既多矣而欲因之以興周道于東方
 焉則所以望之者侈矣或曰子路為季氏宰則魯三都
 乃心固不在公室也使不扭而有張公室之心固子路
 之所願也亦不悅焉何也曰甚矣風俗之移人也王室
 衰諸侯橫為大夫者不敢忠于王室諸侯弱大夫肆為
 冢臣者不敢忠于公室故衰弘興周史臣著其貶冢臣
 死黨舉世以為賢當時列國魯號秉禮昭公之十二年

南蒯與公子慙謀逐季氏昭公與焉其鄉人有知之者
歎曰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迨昭公伐季氏叔孫氏之
司馬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救季氏而昭公孫則是舉
國臣民惟知忠于所事矣當時諸侯齊景為賢南蒯奔
齊景公曰畔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
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則是天下諸侯不以背公為罪矣
風氣相扇上下相師背公死黨之心盛為君忠國之念
消致人主孤立于上大夫強橫于下公室欲張而不得
篡弒削弱之禍相望于世雖以聖門高弟或不暇知其

非也故顓臾近費冉有興戎孔子欲往子路不悅此則
一時風俗之移人耳然則畔不為非與曰臣而畔君固
不得為欲張公室則未可深非也後世莽操炎裕之徒
其黨有舉兵而欲誅之者君子固與之矣昔者安祿山
數顏杲卿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于汝
而反杲卿曰天子何負于汝而反我世為唐臣官爵皆
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
萬段何謂反也祿山不得反杲卿則季氏豈得畔不
哉不狃非畔則孔子之欲往也固宜于佛肸也亦然然

則何以卒不往曰不徇之張公室亦桓文之樊王室耳
其他議論多類此君卒時庶弟京僅三歲所生二子長
營甫五歲幼旬亦三歲時先生之年暮蓋不勝宗祊之
慟也得君著作不忍讀終一紙天下大夫士無論識與
不識莫不聞而悲之君雅好儉素雖生長富貴中自奉
養率如寒士少時不肯着新衣客至吳夫人強之然後
着客甫出門亟麾去或問其故曰無他吾特惡其華耳
蓋淡泊之性自幼則然矣見利顧義辭受無細大必謹
方伯陳公士賢先生考會試時本房門生也因君北行

贖白金二錠遣人致辭曰某平生不覬遺人徒以老門
生之故故破戒為此即君其勿卻君愧其辭不受陳自
愧失辭亟謝過往返數四竟不受陳歎息而止治家嚴
明有法度戒獲數百人見之凜然無一敢涕唾者與人
交任真無鉤距是是非非明白無回護然剛中少容觸
物不平輒勃勃形詞色間遇人一語不相入即兩目左
右視若寂然因聞者甚則徑去弗顧不善效時俗俯仰
見人委曲巧媚態疾之如讐絕不交一語每自詆以為
過激終亦不能改也然外雖嚴毅中有惻隱心每欲脩

先曾祖思貽公掩骼埋胔故事往往施德于不報北來時嘗夜宿會通河舟中夢至一江岸旁有古墓土為水所齧其棺石也盡露而缺其一方明日過一處儼然夢中所見也亟戒從掩以土仍欲求楮幣酒漿致奠而舟已不可留猶以不及致奠為恨其所娶韓氏無子既抵京先生深惟嗣續計欲為納側室君以娶妻未久情有所不忍因固拒閣老徐先生聞君言呼之至前責以義申論至再三始勉從命納徐氏生二子女三某韓出君來後二年殤亡某媵某氏出今九歲某徐出今五歲

嗚呼以先生之仁而不能壽君以君之賢而不能自壽茫茫者天吾又安從而詰之乎使天少假君以年其所就當有大過人者而乃止于斯也豈但君身一家之不幸哉予從先生學最久與君相得甚懽間嘗為予道其少年事皆歷歷可敬病中又手書平生立身行己之大端易箒時將持以授予予而不及與君訣其意蓋有所託也君卒既踰期其柩亦歸抵瓊山而懿行未白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多矣情雖不忍書而義則不書容不因即所見聞暨得諸君之鄉人而信者次為事狀一通凡君之世次

言行與其著述之有闕世教者皆載焉謹錄以求銘于
 當代立言者以紓先生暮年之悲以慰君之靈于地下
 辭繁而不敢畧者蓋專有待于筆削也弘治四年六月
 十二日友生蔣冕狀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四

墓文

文苑

故浙江按察司知事王屋張公墓誌銘 莫如忠

吾郡有張玄超先生者騰聲藝林紳衿誦義之日久矣
 其歿也無論識不識莫不相訃教戲傷其哲萎有典刑
 之思也而公之孫孝廉君篤孝績緒懼世德寢湮而又
 痛父九韶君早卒弗及為公闡揚休懿乃雲涕余謁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太史唐元徵氏狀請銘以余與公雅相善能知公也余惡能辭叙之曰公諱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別號王屋先世有鐵一者自嚴陸徙上海之龍華里家焉由鐵一而下七世為餘姚令杰八世為萊州府同知地及公大父湖廣布政司叅議萱九世為公考順天府通判文洲公鳴謙及從父博野令鳴岐淵源名閥簪冕蟬聯鬱然盛矣而公少負穎異父文洲公及母李宜人絕憐之謂亢張氏者必公也而公固曠覽不羣于一切蟬螳世榮意殊易之而就諸生及卒業國子屢試第第乃慨然嘆

曰命夫天遂不與張子能終窹張子不朽業不以勢而彰者乎自是下惟發憤專力治古務博總羣籍囊括百氏勒成一家言與海內士別建旗鼓而馳斯誠偉矣迨其潛神積思久而神詣時發之詩若文其詩爾雅冲淡興寄寥遠有魏晉風其文宏深奧術出入東西京不作時近語及若緩頰盱衡攷據前聞剖析疑：雖當世宿學皆自以為不如即卑辭片楮傳之好事又無不視若拱璧爭購為奇此公平生建監之較著者洵足不休矣而以所弛不咎首困游稍從祿仕為浙之藩幕非其好

也當是時諸監司大吏率視偉公折節相下不欲煩以簿書而公亦因得時秉休暇幅巾竹杖駕一舸嘯歌武林山水諸名勝區以吏隱自命無何會御史某者任苛政為聲虐使公不可遂以歲丁卯飄然投劾歸而閉門却掃室常磬懸殊安之而期必竭其平生以竟所撰著或縱羣籍几案間分日研討至不能布席對客嗒然班荆跌坐而已晚歲卜築秀林山麓其地多怪石危泉烟扉月榭叢竹茂林因公而勝著公自是益屏跡城市有司以賓飲強之總一往即謝卻不再所著書有剪綵

翔鴻聽鶯避暑題橋倚蘭擊轅佩劍林棲隱仙秀林新草諸集所輯有詩學指南韻苑連珠韵學統宗楚語楚範楚林楚翼賦林七萃太史：例史記發微新舊註鹽鐵論唐雅回文類聚詩紀類林等編夥不勝紀其所交與畫宇內賢豪若先輩金陵顧中華亭蔡翰林九達文翰林徵仲王太學履吉皆公所嚴事而金陵許太常仲貽吾卿徐奉化伯臣何翰林元朗何祠部叔毗董太學子元朱太學邦憲吳興茅憲副順甫濟南馮憲副汝言東粵歐工部楨伯黎秘書惟敬輩以雄文高調埴麓一時無

不推轂公為交譽者四明豐翰林存禮天才豪宕意少許可誦公詩擊節稱善久之武林方憲副思_道邂逅公太學廡舍未明聞語異之及晏溫識面惓然定交古歛許相公維禎聞公名時_其入都造焉公未起直叩其榻前一見語合握手如平生其為諸名流所雅慕如此公素貌侵偃倭若不勝衣而視身處家動遵古訓嘗憤流俗諂附焰勢反傳咸意著叩頭乞賦以見志又憤後集稱詩者多謬古而師今為談藝篇以規之居常評隲臧否耿：不阿曾不少假唇吻于暴豪之徒而遇士臭味偶

同即虛懷延譽不置里中有不平事慷慨扶義直之不_得則或終夜吐：忘寐族人以貧故有嚮其女豪家者傾囊訟于官必歸之乃已何翰林遺孤反噬于黠奴出身力援卒置奴于理所知董子元以才不祿匍匐臨之哭失聲聞者感悼此又公篤于交誼之大端也先是巡撫陳公我渡廉公行誼為白其无妄而檄有司以學行俱優扁其門巡按邢公知我行部至松高其義數存里巷為置買山錢若干比卒之前一年上洋顏令君議脩邑誌而難其人禮聘公：時已寢疾而令君意益

度公乃力疾往再閱月而書成其紀載博雅義例精詳一時目為實錄而公自是亦不起蓋有待以畢志云公卒之歲為萬曆丁丑正月朔距生正德丁卯十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一配唐氏墓在望湖涇之原墓卜是年四月二日將啓唐孺人之窀合焉子七人女五人孫男十四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三人曾孫女三人並英特婉順而其長嗣雲門孫齊顏俱領鄉薦他奮起膠庠振厥家聲者濟：未艾也諸名字嫁娶具見太史狀中不著嗟夫公以宏才博雅望重一時其于稍自抑貶以諧

世好豈必後人而曾不能徼再命榮建碩畫于當世及弱冠操觚要之白首而又不能一奏公車之牘來掌故之求志誠悼矣然當舉世方務夸矜勢能之榮而獨以鴻文鉅藻放辭瓊琚為藝林望令與覩然懷尺組屐塵冠而游者一得相當即公考妣所稱能亢其宗以錫慶美來裔者於取數為孰多當有能辨之者余論次其可知為誌而系之銘曰器無恒量玉毀瓦存木托而茂蠅附而奔卓彼明懿責匪位尊學窮玄旨思入妙門既咀其華亦尋厥根縱橫騷雅搜羅典墳掩藻先士垂型後昆

栖遲衡宇舍和葆淳其文霧隱其變泥蟠勒銘幽宅永
賁泉原

故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大壑何先生碑銘

莫如忠

君諱良傳字叔毗其先居陶宅仕顯高皇帝時自君高

諱清者

祖志清君出贅柘林李氏家焉子孫碩蕃遂為里著姓

至君考軒靜君孝生子三人長良佐光祿寺署丞仲良

俊南京翰林院孔目良傳其季君也君鍾英茂喬騰聲

穉齡敏獻夙成餘力該綜擇賢處友志期立言童時補

博士弟子員邑令永豐凌江鼎公奇之召諸門下風勵

諸生總角應畿試弱冠拔貢京師建康東橋顧公閔中

西玄馬公忘年定交爭相延譽唐子領鄉薦辛丑舉進

士分宜介溪嚴公在禮部知舉案署及君喜曰是吳下

兄弟知名者于將鏤鉞其一至矣當是時君實與仲內

翰君才名等埒先後察孝廉哲執齊驅英標競爽羣公

賞識仲必與焉以故所至藉甚稱二何云君筮仕行人

兩使宗藩式禮不辱擢刑部主事以儒飾吏讞獄多手

反改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陞祠祭司郎中恪守章程

刷靡振弊故祠祭所隸動閔勢家君欲裁之而大吏沮

撓弗竟其志乃喟然興嘆鑒周任陳力之戒高而生薄
游之節抗疏陳乞投紱言歸時年四十有七通都大夫
下至閭里徒御咸庶稱難謂古鮮儷此君出處之概也
議者或以行人多官禁近而君獨卽曹仕宦率貴京朝
而君投閒散務進者白首卽署而君不終日遂疑窮通
所值廼忤于時而本其恬淡寡營實成于性故能脫筮
榮名甘心嘉遯飲食宴樂薄取世資假麴蘖以寄沈冥
託二氏以逃名跡君之雅致可覩于斯矣年五十有四
疾終正寢相知交訃感涕山陽文學哀辭傷其哲萎相

與謀曰君行雅誼訓韻字夷曠去机率性不忤不求已
諾必信見義能果總其素履德不踰閑而乃仕弗究施
年靡躋壽胤子來樹述造多遜所不朽者允惟令名匪
藉鐫辭曷彰潛耀乃碑而銘之曰猗與何君義問奕々
或出或處知玄守知默其行規園其躬矢直坦坦君子履
道終吉亡何昊天愍莫是奭既厄其遭復褫其魄誰謂缺
者全於理則曷于詔來我銘玄石

陳山人墓表 徐渭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為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指

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于某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幾稱知己于山人也顧且令余表山人墓而柳君所為狀亦束不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于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穎悟絕羣年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帖

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不喜握鞭執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平生志一旦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為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為診脈凡七年而病愈已而棄其故所授官着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于甥蕭家酒酣言洽山人為起舞已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遇山人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釋凌跨恢弘既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為古詩

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間出已
意土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歆越曲綠章釋梵
巫史祝咒擢歌菱唱伐木輓石殫辭儼逐侏儒伶倡萬
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閭等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
語言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身親為之靡
不窮態極調于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豪賢貴
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
一談一飲以為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即不至幸
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篋山人又喜收窮士士或往

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
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為
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
酬酢去留目營心記口對手書又襍以論說娛戲如前
所云者一時雜陳燦然畢舉于是軒蓋益集諸司鉅公
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卧
未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
指顧自如雄談潤視禮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交
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凡三十年以為常乃一往金陵客

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造尚書顧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為孫公官又皆尚書豈山人終始于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之配為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不問有無至于晏饗無虛夜調飲食細巾服皆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立辦于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

其抱以驚一世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為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為食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懽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真若海醱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盡知山人耶故予畧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都君當

朝奠以予表若柳君狀竝告于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中順大夫陝西按察司提舉副使何君墓誌銘

孟洋

孟洋曰余讀伯夷傳其稱天道不與善人謂其不然今觀何子修學力行而夭死又何戾也余哭仲默之明日其孤以門人樊鵬狀謁銘慟乎慟乎君知我我獨不知君已乎仲默茲為汝誌矣何君諱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高祖太山由羅田徙居信陽生海、生鑑、以陰陽家縣辟為典術五子曰信者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讀

書善吟號梅溪公四子長景韶東昌通判卒次景暘安慶通次景輝最幼何君何君秀而癯惟沉敏有度八歲能屬文十二從梅溪公宦游陝西之渭源臨洮守聞其奇召置館下甚愛幸令師授春秋數月即說春秋其師乃辭避弗教也梅溪公既歸乃又從其兄受尚書受尚書才九月弘治戊午即以尚書魁河南鄉試己未試禮部不第游太學祭酒林公又甚愛幸何君贈詩美之壬戌舉進士進士例改庶吉士何君獨以不喜私謁弗與進士請歸娶張氏二年卒當是時閔中李君獻吉濟

南邊君廷實以文章雄視都邑何君往造語合二子乃
變之古自是搢觚之士往往趨風秦漢矣甲子授中書
舍人明年奉使南方還過里門再娶唐縣王氏是歲正
德元年也劉瑾得君度惟大臣可與抗節乃尚書諸尊
貴言宜自振立撓瑾摧諸尊貴頌惡忌何君丁卯何君恐
禍及謝病歸郊居著述一年瑾盡舉免諸在告者戊辰
何君免己巳梅溪公及李太孺人相繼卒何君哀毀危
絕辛未冬何君因閣老李公荐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
經筵官時四方李士咸願知何公車馬填門巷即元老

鉅卿亡不欲出門下錢寧欲交驩何君間持古畫謁何
君題君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毀弗許乾清宮災君應詔
言時事詞義剴切疏留不下予丑陞吏部驗封司員外
郎仍值內閣戊寅陞陝西按察司提舉副使提學政尚
炭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漸久而按風習亦振初
何君獨以文學著聞既提學政人又服其能若是辛未
二月何君以形勞慮深卒然嘔血損六月棄官歸會道
暑益劇抵家六日為八月五日而何君卒嗚呼傷哉王
孺人故有內疾踣痛莫支越十九日亦暴斃而卒孺人

幼喪父相者貴之人求婚母輒不許年二十二始歸何君以賢稱會毅皇帝上尊兩宮及李太孺人張氏同封贈云何君事兄恭能順承父母之志其父母諸兄亦獨甚愛何君何君一切不好華靡復不治產業君官所入祿則又常分所親故既歸餘白金不滿五十兩所在不齋方物疾且亟王孺人泣曰官貧諸兒女幼君即有不諱奈何君曰若無~~多~~患第不昧天理足矣何君友與人訟者故嘗寡友與及訟衆莫為之地何君乃獨上書力諍直友之屈師御史者客苑京師莫能斂錦衣官廖鵬

錢寧之黨也賻之棺因結惟士大夫君曰奚為汙我友地下乃出金賻之諸所^知皆賻之斂成禮旋卻所賻棺其見義勇為如此何君天資穎異好學常若不及讀書率遇夜半即盛暑蚊蚋汗洽背不廢近年畧去詞章嘗稱以為天下自有寔用之學竭精力猶弗逮何暇文詞無益也蓋其用世之志至遠今中沮多惜哉及王孺人以哀絕亡他願慮亦貞固矣何君生成化癸卯八月丙寅卒年三十九歲王孺人少二歲生成化己巳三月甲寅子二人長夫聘邦縣王氏恭政君女次登女三人長

聘袁氏子次馮氏子次張氏子皆王出是年十月七日
合葬典術公墓側何君有文集詩集詞賦集合若干卷
行刻傳于世云銘曰噫歸哉何君孰奪爾壽也雖奪爾
壽爾名不朽女有媿、爰媿君子如琴如瑟樂爾偕死
未畢爾婚嫁豈無巨源靡孤叔夜淒、雲旂霧駕逢、
鳳凰階、和鳴相隨瞻彼宗罔載陰載陽靈鬼攸藏用
萬祀無疆

翰林修撰升庵楊公墓誌銘

游居敬

余泣之滇弥月前太史升庵先生揚公以書至并惠所

著海口碑并晏公廟碑刻余讀所為文古雅奧麗燦然
若珠璧鉢目劇心作而曰茲秦漢之軌也余垂髫時聆
公名及宦游四方縉紳學士譚先生博雅而奇若不容
口今驗之信然然詢先生起居容貌異往昔心憂之又
逾月先生復貽書并惠製便民纂叙一篇文之奇博猶
夫前也而光燄覺稍減余心語曰先生得母有恙乎無
何先生走僕告余以病余數遣醫診視之醫復曰病不
可為也乃七月六日乙亥丑時先生卒于昆明高曉之
寓舍為嘉靖己未歲也距生弘治戊申十一月六日乙

丑年七十有二余聞之曰喆人隕矣為之悲而悼者數日食不能九月先生之門人安寧庠士丘生文奎輩述先生素履之槩就正于泚南唐君錡謁余而請曰願為之誌先生將屬纊時所托也余惟先生為海內賢碩余曷足以辱命然余聞先生為有道士表賢樹教係余責也又曷可辭乃按狀而擬其大者先生諱慎字用脩升庵其號也四川新都人前太師大李士石翁某之子督學留耕翁某之孫母夫人黃氏家世淵源儲祥穎發非一日矣先生而聰明異常免孩童時所讀書過目輒成

誦年未總角著詩名與李獻吉何仲默諸名公並稱乃祖留耕翁每奇之於諸經古書無所不通子史百家樂律之言一閱輒不忘至于奇辭隱義人所難曉者益究心精詣焉作為文數千百言援筆立就悉出經入史不蹈襲他人語正德丁卯四川鄉試第三辛未會試第二廷試賜進士及第一人三試俱首雋名寔稱也官翰林院修撰扶承德郎益專文事三載考績同官躋之為經筵講官著大學正心論語君使臣之事君講章丁丑武廟聖駕北巡有疏請還宮副總裁兩朝國史文詞以爾

雅為流輩所稱讓辛巳校文禮典受卷秘閣所取多知名士官至館閣臺省者若干人修撰揚公惟聽中丞陳公講其著也今上嘉靖改元壬午代祀南瀆有江祀編詩記學士王溪張公潮秩官棠陵方公豪評之甲申以議禮迂上意謫戍雲南之永昌衛遂安于義命以天王聖明悔艾自新為居常誦詠古人書日探索三代以來舊所覲經史子集百氏之言博而能約粹而弗尼或發摘隱潛或哀采菁華長歌短篇鏗然中金石攄為記誦序論名書賦贊雜著無慮百千萬言用是以其身人

有叩者無貴賤靡不應時出緒言以誨掖羣髦漠之東西地以數千里計及門而受業者恒千百人脫穎而登科甲居魁選者藹然吉士也先生又不以文學驕人藏智若愚斂辭若訥言質而信貌古而樸與人相接慨而率真評論古昔靡有勦怠以故士大夫乘車輿就訪者無虛日好賢者携酒肴往問難門下屢常滿滇之人士鄉大夫談先生者無不斂容重其行誼博物云前巡撫黃鉄橋公巡按郭公為擇安寧州雲峰書院以居先生懸國沐敏靜公處以別墅巡撫白泉汪公題其碑亭

巡撫擢司寇著溪顧公為菴廣心樓于高燒歌以紀之
皆好德之心所表見也先生居滇泛昆池登泰華遊點
蒼並洱水探奇挹勝所在有述人爭寶之又工書法片
紙隻字相傳摹搨殆遍字內名碩論德任君少海方伯
孔君文谷輩率千里神交郵書相訊樂好文至于臨沒
無雜思焉其庶幾古之所謂豪傑者乎卒之日巡撫
侍御吳公右泉黔國沐公雲樓暨藩臬諸大夫咸有奠
賻余嘗博稽衆聞而謂^為之論曰位然宗庠惟德不朽名
有汗隆惟寔斯符自洙泗振鐸素王世祀惟時德行文

學政事言語列為四科並獲依歸永垂令聞至仲尼作
春秋記者曰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言游夏
之以文學擅長也余聞諸舟庵先生及贖鈞立進于邃
古搜冥發隱網羅舊聞 辭達情彪炳溢采叙事辨疑
貫穿典攢而又蔚成一家凝神冲^澹晉之聖門其不將為
游夏之匹乎子游為宰弦歌教行子夏篤信序詩淑世
皆不外言辭以傳聖翊經也先生禹碑有釋檀弓有訓
經疑有錄古史有評論述往古提堯來今擬之往哲抑
又有疑有言于余者曰先生蜀人也蜀之先文士彬彬

著于詩傳若王褒著得賢之頌揚雄述太玄之經左太
冲之賦三都司馬相如之賦子虛皆製作富蔚鞿軔造
化與楚之屈宋爭鳴宋而後道李有張南軒氏文章有
三蘓氏世之所亟稱其人而樂頌其書者也先生其誦
習上古遠覲近稽萃為文辭麗而辨弘而奧非是之流
演而淵涵者乎譬之河而委于海山而宗于岳者乎不
然何先生之文肆而大畜篤而光輝包括宇宙曲盡事
變若鐘鏞之叩散徹蒼玄大韶之舞時間雲門使人玩
之而神怡觀之而目眩莫測其端倪有若此乎故嘗評

先生之古詩歌行若魏晉初唐文若兩漢詞賦比之長
卿子雲云余曰固然先生殆採華而茹寔溯流而得源
者與故華藻雖泛濫于百家而道誼則統宗乎六經竒
博雖上掇乎班揚而理趣實沉潛乎伊洛幽居之久時
寄諧戲以抒興洩思亦皆若古之思美人思公子然而
卒不詭于道非養之深而能然與非有得聖人之教而
能然與故嘗^觀先生之作禹碑歌其叙述甚羨慕唐韓愈
之為工而隱若自附焉唐三百年見道莫如韓愈先
生私心儼之其自負豈尋常所可闕哉舊常聞國朝狀

元著稱者博學若曾榮氏節槩若羅倫氏好古若呂涇野氏藻麗若康對山氏皆世之所稱卓然名垂後先者也以今先生觀之其著作之富視躬之勤是與教君子並茂而同傳無惑也吁可謂難矣先生所著有經說丹鉛餘錄滇候記韻林原訓風雅逸編卮言文集詩集詩話南中集行戍稿諸書若干卷多梓行于世配黃氏封安人子男四同仁安人出娶歐氏新都庠生早卒寧仁娶滕氏瀘州庠士右仁資仁尚幼女一許適韓忝將孫某皆側室某氏出茲將歸觀于蜀以某年某月日葬于

某縣某山之原安人之弟松江郡守黃君梓谷于余為同年進士緘書來連余言遂為之銘曰先生之生岷蜀之精先生之出朝廟之英文儼班揚學侔游夏首遜大廷無雙轂價擢君禁中寔才之雄主上曰洛汝毗朕躬未幾落魄出戍滇焚聖德如天臣罪莫測乃安義命述作自娛揮毫對客落筆瓊珠人言天才天寶賦汝俾列史官佚相之侶竟老碧鷄光射斗奎金蓮莫返昆池草淒吁嗟已矣有書盈屋石室副藏永讐天祿惟忠惟義遠近誦之不忘者存尚侯穹碑

清涼居士自序

居士姓文氏漢成都守翁之後五代時有諱時者自成
都徙廬陵事唐莊忠為帳前指使輕車尉都至宋淳熙
間有宣教即寶蓋時之後也為衡州教授子孫上籍為
衡山人十一世祖元金紫光祿大夫某金紫之孫者俊
卿者仕元季為鎮遠大將軍湖廣管事都元帥佩金虎
符鎮武昌人國朝受某州衛千戶鎮遠六子長子定聞
從高皇帝平偽漢有功授飛騎衛荊州左護衛千戶賜
金織蟒衣改名添龍建文中歿于兵子憲為錦衣衛千

戶調徐州衛令徐州之族是也第三子定聰以武臣子
入侍署散騎舍人為都指揮蔡本贅壻從蔡徙抗生四
子其仲子惠壻于蘓張敬遠氏因留居蘓為長洲人居
士五世祖也始讀書業文隱居不仕教授鄉里人稱存
心先生存心生涑水府君諱洪中成化乙酉鄉試授易
州涑水教諭以子貴初贈南京太僕寺丞再贈少卿少
卿生三子長溫州府君諱林成化壬戌進士仕終溫州
知府居士曾祖也次中丞府君森成化丁未進士仕至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又次貢士府君彬以年資貢禮部

未仕而卒文氏世武弁自少鄉奮起科目生三子宦季
通顯媿德儷義望于當世温州府君生我祖翰林府君
諱徵明世誦衡山先生生三子長即我考博士府君諱
彭仕終因子監博士弟和州府君嘉祝峯府君臺妣孺
人錢氏生二子長為上林錄事肇祉次即居士居士名
元發字子排嘗仕為浙江金華府浦江縣知縣五年陞
河南衛輝府同知未上以病乞致仕歸自號清涼居士
居士生有至性初博士府君以志趣高朗不屑生產家
貧甚至乏薪水代勞之人錢孺人方病居士年六歲即

自往祖母吳安人所哀哭乞倩人為饘粥以供錢孺人
吳安人亦為之哭錢孺人歿時居士方九歲伏尸躃踊
自始死至殮三日夜不離尸側亦不輟教迨浴尸既俗
云若親子飲溲水者即死無地獄之苦居士隨附盃飲
水覩者咸異之時祖母吳安人以高年勸勤居士既喪
母幼又孱弱多病內外親黨莫有覩之者唯其嫂王碩
人為之煦哺鞠育極其拊循寒暄飢飲莫不周至蓋不
待上林公之詔而然者故其歿也居士為之暮以報之
事後母揚孺人時尚童稚然曲意宛轉哀號孺慕若成

人然揚孺人雖性戾乎亦為少霽其威也但自幼因錢孺人多病日不離側既錢孺人歿伶仃哀苦遂至失學年十五始克就外傳從大儒魯子大先生受春秋章句稍通大義又不肯竟習未幾博士和州二府君俱宦游在外而待詔府君以盛德顯名大耋居家賓客輻輳允應對筵接悉以屬居士即飲食起居偏浴綦履之微非居士在側不遠也而居士所以先意承志以代博士府君之勞者亦殫力為年弱冠被選為郡學弟子員滯場屋者垂三十年年四十遇穆宗踐阼詔天下貢士不限

資次名思貢時郡守永年蔡公國熙謂居士宜選薦之于督學麻城周公弘祖遂以居士應詔同選者吾蕪十人十人中已大半騰甲科登臚仕而居士再試再斥丁丑遂謁選授浙之浦江浦為浙東炭邑地瘠民才好闕喜訐囹圄常滿而逋稅較他邑為最居士至聞其弊欲變其俗時瓊州王公思德守金華名能知人亦慎許可一見居士謂其僚佐曰文子非百里才也居士亦見王公可倚以立事遂請間因歷陳縣弊事數十條王公報可居士即以次行之執法不少阿縣多豪大家每持

縣事縣官至先以利嘗之不可則以勢劫之又不可則
訐之于上而搆之去以故縣官稍下者遂食其餌斷者
不得善罷居士一繩之以法莫所縱釋而實繁之徒即
走金陵騰毀焉晉江陳公我渡時為南司空蓋先撫南
畿知居士者特致尺一諷居士有曰浦故刁俗善訐官
吏韓鳳橋許益齋以甲科盛望被浦民誣告至勤兩府
會問足下奉裁稟恐有挺而走險者不可無濡尾慮
也居士報之曰申張以有怨不剛孫實因受囑色沮不
肖幸免此二者破柱剝鼓彼何足哉諸豪聞之終蓋於居士任不敢

出一轍也其他條舉志在必行事集而衆不擾賦稅視
他邑乃更早完獄訟希減盜賊屏息民大安焉而視身
苦操終始一節即始之謹且撓法者莫不誣服三載考
績例得恩典于是先父母及繼母二室人皆得贈卹煌
煌章賁茲黃土幸矣幸矣居士在官雖有賢教然世局
時情較量資格不棄秋毫而居士素狷直不能與時俛仰
初居士為青矜時與今相君申公有筆硯之舊申公即
既貴時居士尚家食申公頗為推轂及有浦江之選即
謝相君曰文生年踰四十得憑閣下之靈受一命為民

社主自今日以往固不敢以不肖之身累閣下負夙昔之知矣然而相君子故舊意甚不薄每部使臣及監司至浙者多以居士為托世無隻眼遂以此為縣令重也而煦々然請問示恩情態百出殊為可厭甚至有欲市其私者先乃令人招撫長短教言按劾而後竟薦之于朝以為德居士遂浩然曰嗟乎文生束髮讀書家世名德生平自詭亦欲乘時少見以不負初念而運會不逢遂以老貢生徼天子之命得一邑如斗大顧不得驤首康莊而跼躅轅下誰識蓋車哉迺欲以綈袍緩故人顏

頰縱自駕下無若先世羞何會有衛輝之命因得解歸遂移疾上疏乞骸骨蒙准以新銜致仕居士年已五十有四矣居士始欲歸有同官與居士厚者新建喻公均高安范公雋同安黃公文炳為居士謀曰若家素貧今歸何以為十口計且以一老郡丞在家與部使臣監司相與不無世態慮耶居士笑曰勞苦諸君愛我良厚然人各有心吾終不能以此屈々者而戚施于市兒前也柴桑翁笑人齒冷矣况吾自上世以來田不滿二頃屋廬僅除風雨吾曾祖守溫卒于任同官視其篋中僅絲

青布袍一件鍍金帶一圍書數十卷其清如此吾今幸
籍先人遺澤得免負戴有田三百畝足以供朝夕草堂
一區歲時伏臘烹鷄菹酒足以脩祭祀此其家不貧况
山姿野性素無軒冕意閉門自適雖子平之累未畢而
公理之志可申諸君乃欲我束帶僕_々隨士大夫後講
黜堦_死之下然後為文生重耶已乎休矣于是居士歸
旋葺其舊居願其堂曰願賢寢曰_語安築小樓一楹曰
心遠日坐其間讀書課子間吟小詩_々不甚工亦不求
其工自娛而已居常自郡縣大夫外雖豪貴人長者非

素相知_而不肯束帶出見亦不報禮雖似于簡傲然不
欲強顏應非情言笑與俗人相對蓋其素性爾也而人
亦有諒之者居士與上林公同胞少公十歲又嘗鞠育
于王碩人如子以故事王碩人如母而事上林公若父
及居士致仕歸四年上林公亦致事歸吳中與居士居
相去僅百步朝夕相聚甚懽也初博士和州二府君兄
弟友愛白首無纖芥卻洎晚歲宦游南北阻絕臨終皆
以老年兄弟不得一執手為恨今居士與上林公迺得
以暮齡垂白怡_々于_々倘徜徉于故山林壑為吳人所豔

美也不亦幸哉居士雖生于貧素然性不喜作寒慙態亦不肯干乞于人自少至老口不言貧衣服脩潔雖致親密者故不知其貧生也垣屋居止處方廣不盈丈必淨拭掃除性方整即屏榻褥几稍有傾仄不肯即安然氣宇簡重凝定閑雅楚然自居而秉志高亢與人寡合不能容人過又不喜與富人往來居常見脂韋夸毘誕妄不經與輕諾寡信輩及長者家免恒白眼視之如將浼焉故家居以來賓客益鮮門無剝啄日手一篇倦則徐步庭除間朗吟古詩三四首亦善睡每飯後高枕

酣寢蠲然遠寄欣戚不繫謗譽無聞如是已耳世間可欲之物若無足以動其心者然任懷得意旁若無人其終身坎壈亦坐是焉間得一二相知結山間之社每數日一會相與甚洽意足以終老第未知諸君歲晏何如耳居士原配彭孺人生三女無子繼室周孺人生一子名從禹今更震益而周孺以媵陳氏生一子名從升周孺人卒復聘史氏女為側室生一子名從泰今更震亨後歲乙丑陳氏再得一子與吾同物名之曰從周云今更震纓禹娶陸升聘徐泰聘王同聘潘三女長適陸士仁

次馮時康次姚汝輒悉名家子歲戊子居士年且六十
念諸子生俱晚未悉居士履歷暇日因稍錄其生平大
都并所著詩文雜稿藏于家以示之云清凉居士曰夫
惟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于世推移自非聖人必有所
寄藉而後克展古人謂賤生于無用中流失船一壺且
千金矣雖雍承零時為帝者也信然哉夫世有懷瑾握
瑜瓌竒侷儻之士弗獲一試泯于當年者又何可勝
道也幸與不幸與乃孔子稱四五十而無聞又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士獨可薄世資乎哉居士結髮立志自

詭不後于常人願當文明景運格于際會進不得宣力
樹勲效鉛刀一割之用退不能讚揚皇猷撰述一家之
言為爾寂之幾為胡盧生所笑語云邦有道貧且賤焉
恥焉豈非聖明在上而功業不建聞譽弗遠烈士以為
至羞乎雖然他日獲^終手足所以從先君子禰廟者儻
可藉口以復也則又幸矣膏以明自銷薰以香自燒吾
知免夫吾知免夫

明宗室泉亭先生墓誌銘 韓世能

太史氏曰昔先生兼制天下封建親戚作之藩屏何其

久而弥鞏哉故其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逮漢高王
子弟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吾以為在其德足長世者
也蓋孔子之轍幾徧文昭武穆之國獨于眇然一公子
致意焉為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其毅烈
千載何必席大路少帛重哉自余赴舉南都則聞宗室
泉亭公賢藉甚比來佐禮留曹其嗣君完玘苴衣冠泣
持余司業所為伏乞銘余既耳泉亭公久安得辞泉亭
公者高皇帝六世孫也賜名可淫泉亭其別號云其始
祖搏以高皇帝第 子封齊王永樂己丑謫居廬江嗣

子賢焮在襁褓歸京師養于西內景泰甲戌遷南都賜
第三山里仍勅有司歲給廩祿布帛及婚喪諸費賢焮
生能堪能堪生長耐是為守靜翁守靜翁以昆弟子姓
日繁舊第隘不能容嘉靖癸巳請于朝仍賜第聚寶門
之飲馬巷顏其堂曰思服昭翫令世為嫡長子居守靜
翁娶羽林劉將軍女有二子嫡而長即泉亭公也公生
穎異垂髫日受書數百言輒了大義弱冠喪守靜翁哀
毀弗勝既舉大事母必在視潄澣最善承意指厚存
二姊之已嫁者而歸其妹飭奩具甚多百允務得母惟

心比疾籲天祈代卒含殮葬如喪守靜翁礼益久而
忌辰伏臘必哀一時物未荐不敢嘗遇異母弟可潛極
思洽其至性如此初守靜翁簡澹寡營公以勤儉承之
機敏中榮數十年貨用大饒慨然慕梁孝陳思之烈闢
地一區疊石激流竒卉珍木充斥名其園曰同春一時
諸名勝結駟而游籍籍謂王孫乃愛敬客然自授簡而
外未嘗輒干以私也其治家爰督諸子尤甚力居常最
以忠孝故不喜喧呶聞猾黠遊博欲唾之而性寔寬簡
嘗大書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揭座右自警故其操履甚

高稱其賢者擬諸河間東平云嗟乎奢麗同流久矣天
潢貴胄自力起家食指千數最鉅戚而能癯然儒素碩
不得表求自試而能無戚戚具爾之心重飭忠孝以勗
後人既不能一究厥蘊能令人頌義無窮若公者即不
必倣然臨官常民社乎豈不禪于帝宗者哉公年六十
卒訃聞斥有司贈金可謂高朗令終也已銘曰偉其隆
準與常人殊高帝子孫翹由賜履海岱建國大風斯存
穆陵無棟王者氣遷廬江歆吞卒集舊京穆穆皇皇詵
振列聖重熙昭德萬方涵濡世仁脈膺兄弟室玉

伯叔時庸展親五世而昌周假漢閱素封寔均礪若鍾
山帶指秦准不爵而尊歸然遺老明經有行宗範具陳
允出在茲厥旨存恕入言書紳以方東平為善最樂大
言若新紀綱既樹標韻兼猷追軌不遠鄴中清夜兔園
白雪媲美同春蓬萊雙闕毗以王家增而嶙峋疇龍其
種疇麟其趾夙德升聞不藉白茅而康朱印國有顯恩
鳳凰西五彩陸離鬱其椒原我銘厥幽大隧閱日千秋
秋出雲

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致仕都公墓誌銘

胡纘宗

吳有大雅君子博物洽聞砥節礪行淵激玉潔蔚為醇
儒蓋都公其人也公諱穆字玄敬仕為禮部主客司郎
中年五十有四即上書乞骸骨歸許之加太僕寺少卿
致仕維時京師大夫士見公之歸無留資于囊無田廬
圃墜于鄉蕭然戒行視棄官爵如吐唾無毫髮頽藉心
爭挽之不得莫不交嘆以為公真賢遠于人歸而攻苦
食淡寢卧圖籍與相知婆婆嬉游屏車斥騶掃迹公府
以著書為業或效逐山水冥搜遐寄如是者十餘年嘉
靖壬午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又三年年六十有七

卒實嘉靖乙酉九月二十二日其子元翁等卜以卒之年十二月六日葬公花園山纘宗屬字吳得與其九役事而又屬之以銘重以工部主事伍君疇中之狀乃不獲辭而為之誌曰都氏之先為丹陽人有遠祖稱丹陽先生者仕宋為尚書吏部郎中由丹陽徙蘓居吳縣南濠里曾大父文信大父彥和父印封工部都水司主事母朱氏贈安人公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汎濫羣籍杜門篤孝者幾二十年屢空晏如絕意進取名教大噪吳下廵指都御史何公某提李御史林公某忻其名強

之應舉公乃出以是秋乙卯領應天鄉薦己未第進士甲子拜都工部都水司主事階承德郎未幾丁父憂服闋復官工部公理器皿廠之事故旁午多靡費公則鳩匠會計大小贏縮惟其舊有不便輒弛去匹馬入廨自齋米蔬厥人掘地得金貯之庫吏有私請者公斥之曰若曹何敢汙我已而巡視京城浚渠繕壘事咸集丙寅改南京兵部武庫司庶幹如工部日辛未復官工部陞虞衡司署員外郎壬申乃進禮部職主客諸蕃入貢使者充館公柔遠有道國體以尊慶陽王妃應冊封公副

宗信伯費公某往使之贐以腆幣拒弗受便道躡終南
巔尋過首陽登華嵩兩山抵少林濯溫泉轉入王屋以
及三山砥柱龍門伊闕囊括其勝洩之歌詩徜徉而返
公性友愛養孀妹撫孤甥恤幼弟皇如不及文祖韓
歐詩宗陶孟尤長于纂述故郡人稱為南濠先生其行
于世者曰南濠文跋南濠詩話玉壺永聽而紀談藏于
家者曰南濠詩畧文畧賓話史外類鈔周易考異金鑑
琳瑯云距生為某年 月 日配徐氏封安人先卒子
男二元翁次翁俱府學生女二嫁太倉州李生陸之箕

太學生陸采孫一曰祖齡維公束髮好修奮師古人完
德遠學星列海內受知兩朝贈貶有赫風流儀矩典懷
後賢老子食貧不可謂不遇也是宜銘銘曰羣鳥爭擊
鵷雛迺騫炳其五色羽儀翮覽德而下終息丘樊矯
太僕光耀瑛璫蟬蛻污濁霞舉雲振獵精吐靈絲古
立言飲水飯蔬清風麈然代有作者興憤文園

葛者李先生墓碑

陳栢

教皇帝初年北地李獻吉汝南何仲默以文章著學士
大夫皆曰何李未幾大梁李川父與譙國薛君采相繼

起又曰李薛由是四先生之名教之誦海內矣川父者即李先生也先生名濂字川父其先為大梁人世業小免醫宋季有以醫顯者曾賜金鐘因稱曰金鐘李氏曾祖得祥祖信皆傳其業父敬少業儒長精于醫其所存活者數百人語曰活千人者後必昌今子孫果彬然而李氏之族遂豪大梁矣敬生三子先生其季也為兒時恚而啼以枣栗啖之愈啼示之書則止七歲就塾師日可誦千言九歲能為詩其語多驚人稍長習舉子業即攻古人詞非秦漢書不讀好稱先王則古昔嘗與郡

中豪雋載酒上吹臺出夷門馳昔人走馬地感憤為懷古篇擊筑而和聞者壯之嘗作理情賦李獻言自左舜齊所見之輒嘆曰其班馬之儔乎締為忘年交時遂庵揚公自汴入閩中一見稱為國士而郡守陳澍者愧其未之識也召試郡閣其文一揮而就語甚藻麗督學使者秦公大奇之于是汴中人士咸出李先生下而李先生亦自謂其弗已若也年二十五其年癸酉舉河南第一人明年舉進士高等以王府姻不得侍宿衛乃與仲默君采結都亭社而海內才穎之士想望其風采乙亥

出守沔陽會丙子丁丑兩歲大侵獨加意撫字民賴以無徙亡服則開閣與諸生談藝遂令文體翕然丕變其所造士甚多若太史童士疇其最著者不肖時以童子獨受知也馬辛巳擢貳寧波其治亦如沔猶留意興學癸未擢山西按察司僉事顯督屯田凡積弊消除殆盡後攝學政三晉人士駸々向風一時中丞及御史覲風者文章荐之謂其德器學問于是士類有所觀法云未幾歸卧河山之陽慕延叔堅之為人乃闢景延堂朝則肆力六籍手自箋註夕則咏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

請文者無虛日所著有嵩渚集祥符文獻志鄉賢傳汴京遺志志勾異記醫史諸傳友及李氏族譜居室記凡若干卷而河南通志多出其手先生才高李博其治行赫異使究其用將相之業豈多讓古人哉及獨特風裁不能與時俗低昂而忌先生者曰衆故年三十餘而業已縣車杜門養重其詩歌逼唐文則自成一家傳之百世無疑也世有富貴而名磨滅者視先生何如哉先生娶孫氏繼娶岳氏生子三人長莘叟鴻胥寺署丞娶田氏次焱叟蚤卒次璠叟光祿寺監事娶傅氏俱孫氏出孫嫁

男十六人長孺立次某之曾孫男八人某之先生之于
弘治戊申卒于嘉靖丙寅享年七十有九以隆慶戊辰
葬于蕪村督學李君從衆議祠于學葬二年其子礎叟
以授光祿至京師會予仲子文燭以其弟襄陽同知洛
所為狀寄之漢上余作李先生墓碑陳生曰往余過大
梁之墟登景延堂與李先生縱談向余東指曰此古夷
門也非曩者魏公子枉車騎及羸抱閔耶處何其壯也
相與抵掌賞之假令先生當其時必能喜士如公子雖
藏于博徒賣漿者必從之游然今海內士聞李先生名
皆願為之執鞭其誼寧復在無忌下耶

明
文
海

卷
四
百
三
十
四

三

國

